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識名解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璹

校對官中書臣邱桂山

謄録監生臣施　銑

謄録監生臣湯安泰

詩識名解卷十一

錢塘　姚炳　撰

草部

苕

苕陳風防有鵲巢篇　釋草惟釋苕為陵苕黄華者名蔈白華者名茇餘無文則陳風小雅二詩秖是一苕也傳於此苕别訓草又不明言何物惟陸璣確指為苕饒以為幽州

謂之翹饒夏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說家多宗之大抵因古字觧作味美故見有可生食之語遂据為說耳要未可信也正義謂陵苕生下濕苕草生高丘强分二種無論下濕之說誤作鼠尾固非即苕饒豈必盡產高阜者此不過因詩中卭字為說耳按博物記云卭地在陳縣北則卭又為地名本不當訓高丘

舊說讒言惑人必由積累而成如苕饒蔓引牽連以及

我此緣序曲解非詩意也苕華或黃或白為卭美觀以興下予之所美耳故何元子謂四有既皆比讒人則苕鷊二物似不應以旨稱之此亦有見而云然者

小雅苕之華篇傳於此詩依釋草文訓陵苕按陵苕舊說亦不一廣雅以為蘧麥然蘧麥花紅與芸黃不類郭璞謂一名陵時陸璣從之謂別名鼠尾似王芻生下溼水中七八月中花紫似今紫草考璣所說乃釋草所謂葝也苕為陵苕葝乃鼠尾分釋判然詎可相混則正義之以下

溼髙丘為説者不辯而知其誣矣惟鄭漁仲以為今之凌霄花本草謂之紫葳蔓生依縁樹木皆黄花少白花者此為近之

釋草苕花黄白異名可知白花外惟有黄者與詩芸黄正合故説文觧蔈字謂苕之黄花是也傳謂將落則黄正義因謂苕華色紫初不黄就中有黄紫白紫之分衰則全變為黄並誤羅瑞良云凌霄雖名紫葳而華不紫詩謂芸其黄者正自華開之色得之

後序謂幽王時戎夷交侵中國師起君子閔之此但溯其作詩所自耳詩人託物起興豈必泥此為說耶鄭氏以苕榦喻京師京師天下根本不應以苕榦之依附桑弱為比至若中夏曰華取其禮明樂備有華采之意乃通作草木之華為說尤非理也且詩但言華耳因華及榦復因榦及華輾轉穿鑿作詩者奚暇及此乎

宋時說家俱以苕弱取喻為近情理但羅瑞良本序以周室言集傳則自作詩者一身言觀二章不如無生一

語宜若自謂者若以喻周室則仍是鄭氏之旨不免多支蔓語矣

詩以花葉並言則不得以青青之葉為花落後所見即此可以證芸黄非將落之色也鄭氏變落言衰總一意耳

萇楚

萇楚檜風隰有萇楚篇釋草長楚訓銚弋或作銚芅郭璞陸璣皆謂即今羊桃廣雅謂之鬼桃本草謂之羊腸又呼為

細子鄭漁仲謂之御弋又子赤狀如鼠糞亦名鼠矢皆是陶隱居云羊桃山野多有甚似家桃又非山桃子細小苦不堪噉花甚赤陸璣亦云葉長而狹華紫赤色二說正合而郭璞註獨以為華白豈其華固有赤白二種與

字書謂羊桃藤長丈餘可以為綆詩萇楚以枝言不以蔓言故鄭氏謂銚弋初生正直長而猗難不妄尋蔓而羊桃乃蔓生之草則羊桃與萇楚為二物其說非也枝

即是蔓未可鑿分至鄭氏特為刺淫作解故飾為正直
不妄尋蔓之語耳安得據以為辯哉
陸農師又謂有兩羊桃一種華實皆速理故詩以刺淫
泆此大鑿說羊桃祇有一種其速理者不槩見先言枝
次言華次言實亦如桃夭次第蓋立言之序然爾豈可
因此別生一解乎
序說皆不足据然首序但言疾泆而已泆有驕泆貪泆
之不同而後序定為淫泆尤不根語陸農師乃分猗為

有倚以立儺為有節以生以實不淫不慾之說何也猗儺楚詞及相如賦王褒賦俱作旖旎高唐賦作猗旎南都賦作阿那洛神賦作婀娜義並同明是柔媚嫋娜態狀詎可以他義訓耶

或謂詩有室家之語明是為男女之事而發故定從序愚謂政煩賦重正合序中慾義未可因室家二字定作淫慾解也蓋苛政猛虎本欲避而去之但恨為室家所累不能遠去故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耳一入淫慾語

便織陋至謂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華之敷在外故興家實之含在内故興室愈墮入惡道矣

稂

稂（曹風下泉篇）稂名童梁見釋草文郭璞以為莠類陸璣云禾秀為穗而不成蔪嶷然謂之童梁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守田也鄭漁仲亦以為即守田俗呼鬼稻愚按守田釋草别列一條郭璞謂似燕麥子如雕胡恐又一類從璣之説則是禾秀而不實者説文作蓈亦謂禾粟秀

釆生而不成謂之董節是也然則莠乃惡草稂非惡草耳

稂當作涼此鄭氏妄語耳草類無名涼者故亦不明涼草是何物但以蕭蓍之屬混言其本無据可知愚謂稻田正浸潤之所及易禾言稂趣韻而已况此但從苞字取義稂蕭蓍不過草之叢生者因類舉以為言耳

傳謂稂非溉草得水而病非也稂即稻禾之屬性亦資水但病在一浸字以叢生之苗無溝塗之界而苞本全

溺水中且寒泉浸濯方未有已所以為慮耳不然末章黍苗何以反需陰雨之膏乎

小雅大田篇　羅瑞良論大田詩謂其稱稼之茂美繼以稂莠螟螣蟊賊則皆是害稼者莠既别是一物則稂亦當是一物因以本草狼尾草當之愚按釋草狼尾别列不與童粱並舉何可以音字相近謬為擬議至於莠為狗尾尚在疑似羅氏乃取配狼尾尤舛說也舊又謂稂即莨菪引倉公傳飲莨菪藥一撮作證遂至稂與狼尾莨菪

三者淆然莫辯亦不察甚矣

著

著曹風下泉篇　陸璣謂著似藾蕭青色科生陸農師以為蒿屬按今蒿是處皆有而著草不概見且其莖花皆與蒿異不得以科生便謂為蒿屬本草著生少室山谷今蔡州上蔡縣白龜祠傍其生如蒿作叢高五六尺一本一二十莖至多者三五十莖生便條直異於衆蒿秋後有花出於枝端紅紫色形如籬菊此著草之狀也

舊以蓍草為神靈之物上覆青雲下守神龜此亦如麐鳳粉飾之說耳蓍草特為不易生之物聖人取其科生條直足供分掛揲歸之用故用以筮且圓神之德存乎易乃易理之靈非蓍草之靈也史稱千歲百莖而王充謂七百歲十莖則百莖又當七千歲矣若說文五行傳博物志諸說更互異均未可盡信耳

陸農師云蓍從耆草之壽者也六十為耆卦之別六十有四蓍數窮於此羅瑞良云今取蓍不能得滿百莖長

丈者取八十莖以上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以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然則廣為六十莖從為六十寸故應耆耳愚謂易太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蓋取象天地原不因卦數為多寡也至六十莖六尺之說特為滿百與八十者不可必得因通其窮以為六十亦可用耳若謂字從耆衹以六十為率何為又獨重一本百莖者耶

何元子又謂苞著以比王城之中亦有老成人而從子

朝為逆者如尹文公名伯與南宫極之類也此無論典實强證即立言亦大可哂葢著從老取義巳是曲解若老復從著取義其說不愈曲乎

葽

葽豳風七月篇傳不言葽為何草釋草亦無單名葽者但有葽繞棘蒬之文郭璞以為即今遠志嚴華谷主其說謂遠志苦澁之甚醫家以甘草熟鷺乃可用要之與詩所說似不相屬也按月令孟夏苦菜秀逸周書時訓解云

小滿之日苦菜秀此疑即劉向所説苦蕒者丘光庭引月令疏謂苦菜似馬薤而花白其味極苦以為今四月秀者野人呼為苦蕒春初取煮去苦味和米粉作餅食之四月中根如蓬艾花如牛蒡花此為可驗云

廣雅獨釋蔞為萋草通雅亦謂狗尾之莠蔞非遠志蔞繞又按夏小正云四月有秀幽戰國策幽莠之幼也似禾故或以幽為喓聲之轉亦是一説但害苗之草田家務鋤而去之不應以此紀時令識者斷焉

鄭氏疑夏小正之王萯為萯此謬證也本草萯生田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采之固非四月秀者況月令明有王瓜苦菜兩條鄭氏獨舍菜而言瓜殊不可解豈以夏小正一秀字而誤据耶若月令於王瓜言生於苦菜言秀此其猶足取徵者也

詩立言之旨在月不在物言物特錯舉以誌其月耳鄭氏謂成熟自秀萯始則四月以前果實菜茹之類其成熟者頗夥況麥報先秋為用甚大而區區以一萯草為

薁

薁豳風七月篇傳以薁為蘡薁不誤正義誤引晉宮閣銘薁李以為即鬱類棣屬則誤之甚矣按蘡薁廣雅謂之蘡舌陸璣謂一名車鞅藤花木志以為其實如龍眼黑色本草謂之山葡萄苗葉蔓生與葡萄相似亦有莖大如椀者實小而圓味酸色不甚紫蘇恭誤以為千歲藟者是也甌越諺云蘡薁熟食新粥正此詩六月所食無疑

玆因蔓屬定入草部明與欝棣迥别用俟考者

嚴華谷云疏謂欝是車下李薁是薁李則薁李非車下

李矣陸璣既以唐棣為薁李又云薁李一名車下李本

草有郁李仁亦云一名車下李則薁李又有車下之名

蓋由二者相類故名稱相亂也愚謂不然薁無李名薁

與郁音同字别今誤以郁李為薁李因即以薁為李又

以薁李為車下李併混欝薁常棣唐棣四者為一物則

皆正義之遺誤也何元子辯之云舊說皆以為即唐棣

而況存中又以爲唐棣即鬱常棣即薁此皆非也鬱乃
車下李薁乃蘡薁唐棣乃薁李本是三物何得相混此
辯甚晰惟謂唐棣乃薁李則又誤當云常棣即郁李耳
毛子晉云陸璣止釋鬱豈以薁即是唐棣故存而不論
其實常棣與唐棣鬱與薁原是四種傳云鬱棣屬則非
棣可知疏云薁鬱類則非鬱可知但燕薁蘡舌是草大
概與下文葵相似不應與木類相混此說得之
韓詩外傳薁作藿說文及邢昺疏引詩皆然今按藿亦

音育釋草謂之山韭羅瑞良謂山韭形性與韭相類但根白葉如燈心苗是也豈舊本固作藿毛傳易作萸者與存其說

葵

葵 豳風七月篇 葵種類不一有丘葵廣雅所謂蘬是也有胡葵廣志所謂其華紫赤是也有蜀葵 一名衛足葵一名戎葵 釋草所謂菺戎葵是也 又有黄蜀葵錦葵與蜀葵相似而各別種花葉小大亦殊 有終葵釋草所謂蔠葵蘩露是也 別有落葵天葵承露藤葵諸名 有龍葵本草

謂即關河間呼苦菜者是也有菟葵釋草所謂莃菟葵是也有荆葵舊謂即荍釋草謂之蚍虾不者以無葵名今别見有蒲葵葉大可作扇者是也有葵釋草所謂芹楚葵是也有澤葵即莓苔鮑昭蕪城賦所謂澤葵依井是也有鳧葵一名茆毛傳所謂茆鳧葵是也又有吴葵鴨脚葵春葵秋葵冬葵紫莖葵白莖葵是不一名若蜀葵諸類或可食或不可食雖皆名葵非葵菜耳葵菜但有紫白之分大約四五月種者可留子六七月種者為

秋葵八九月種者為冬葵正月復種者為春葵王禎農書云葵為百菜之主備四時之饌可以防荒儉可以為菹腊是也

葵稱露葵潘岳賦菜則緑葵含露王維詩松下清齋折露葵皆是舊謂摘葵必待露解語云觸露不掐葵日中不剪韭各有宜也然則謂露葵為葵之一種及以釋草終葵繁露為露葵者並謬又顏氏家訓載蔡郎以父諱純呼蓴菜為露葵此則廋詞耳

葵揆古字通采菽天子葵之蕩則莫我敢葵皆是陸農師謂因能揆日嚮訓葵則為衛足專名矣且葵癸諧聲耳羅瑞良以為天有十日葵與之終始故從癸尤鑿

芹（小雅采菽篇）芹非葵族以釋草有楚葵名故併列葵中按本草芹有兩種荻芹取根白色赤芹取莖葉並堪作菹及生菜舊謂其葉似芎藭花白色而無實根赤白色是也

采菽采芹祇取引喻不當以為燕享之物玩詩首章但

言錫予之㦯次章但言車馬之儀無從加入燕享等事且芹產於水故因泉及芹亦非尚潔清之意也傳本取興而誤有菽芼太牢以待君子之語鄭氏故從而甚之愈滋其鑿耳

羅瑞良又謂此與瓠葉同意芹蓋微物古人不以微薄廢禮王能修之猶愈於無禮也此尤大謬彼詩惟瓠葉兔首故云薄物若燕享之禮有鼎烹即有菹醢上既作牛芼解矣則芹菹自是備物何云微薄耶且彼詩烹炮

嘗獻明是燕饗之詞此第云采而已又焉知定用以待諸侯乎何元子云詩意以檻泉自下上出興君子自下國而朝於王朝檻泉之旁有芹可采興君子之來朝亦有儀從可觀也此覺淺合

魯頌思樂篇　采芹第為泮水發端無相況意陸農師謂芹取有香士之於學攬其芳臭而至則采芹之譬此後世之說也羅瑞良又泥古入學有釋菜禮以菜為贄即於水中採三品之草以薦之其說尤固或又云教不擇人猶

采不遺芹亦是强說耳

茆　魯頌思樂篇　傳訓茆為鳬葵干寶謂今之鵝䑲草陸璣云茆與荇菜相似葉大如手亦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能停莖大如匕柄江東人謂之蓴菜是也羅瑞良以為今蓴小於荇璣所說大於荇則緣蓴塊蓴之異耳惟本草以荇菜為鳬葵而蓴别為一種今以釋草荇斷之但有接余之名更無鳬葵之名則傳疏為足據矣周禮茆菹後鄭讀茆為茅謂茅初生者非是

陸農師以釆茆為學道知味之譬謂芹潔白而有節其氣芬芳而味不如蓴美其說陋矣或又謂蓴羹宜老魯侯在泮養老故興意取此此欲取興下難老尤鑿詩但云在泮飲酒而已未嘗言何事而飲也其於養老之典奚關耶

杜子春讀茆為卯說文用詩叶音讀若柳戴侗是許而非杜非也茆無柳音讀為卯古韻自叶不必轉音作柳耳即以今韻合之茆與老酒與醜閒叶亦是一體唐李

建勲柏梁詩用此法如桑柔篇桑柔劉憂與旬民隅句相叶三百篇中往往有此孫月峯謂即後世之轆轤韻是矣

菽

菽豳風七月篇 廣雅分大豆為菽小豆為荅羅瑞良以為菽者衆豆之總名按今小豆不聞有呼荅者則瑞良之言是也吕氏春秋云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大菽則圓小菽則摶以芳是大小皆以菽名明矣

羅瑞良舍烹菽而以叔苴之叔為菽謂穀之微者故以
食農夫此大謬解按漢書元鳳二年令三輔太常郡
得以叔粟當賦則菽與叔古固通然據詩正文瓜言食
壺言斷荼言采樗言薪則叔自為取物之義豈可作豆
菽解耶且豳民方烹菽以奉眉壽而曰吾將與瓜壺苴
荼以並食農夫也必不然矣

小雅小宛篇　傳於此菽訓藿正義本廣雅說以為葉謂之藿
明采取其葉或駁之謂詩言采芑采麥芑麥亦穀也安

在藋可言采菽不可言采其説正矣猶未得其實也按

説文藋同𦽹尗之少也又釋草𦼮鹿藋郭璞謂即今鹿

豆是藋亦豆别名傳易豆訓藋變文耳而正義以為豆

葉因附會所以言采之故尤無謂也觀此則知廣雅亦

徒據鄭箋謂藋為葉耳其於大小之名又曷足信乎

鄭氏謂藋生原中無主以喻王位無常此因螟蛉句云

然愚謂菽乃穀類種溉方成豈有無主任人采取之理

且下云爾子與所生對言蓋身之親枝也説者以辭害

志便作繼子之喻可笑

中原者庶民所共之中原也原不一菽菽非一人各有之而各采之猶各有子而各誨之此喻人道之當然螟蛉句則驗物理之自然也嚴華谷泥宜臼奔申事謂民采則菽非我有於教誨式穀語意殊不似

藿小雅白駒篇 按傳謂藿猶苗也愚謂此亦當指菽言說文以藿爲尗之少蓋豆之始生者故與苗對舉耳

小雅小明篇 菽舊謂穫菽所以爲蓄時晚不得有備故憂之而

感非也此詩大㫖但以行役為勞未甞以無蓄為感菽與蕭連類相及不過即道途所有所見者以為言玩其詞㫖祇在秋冬之交亦非定是歲莫事耳

小雅采菽篇

傳箋實指采菽為享侯錫羡論見釋芇不贅然傳云菽以芼太牢是芼牛以菽非以菽葉也鄭氏不解藿亦豆名故儀禮註謂豆葉為藿而曲解此傳以證其說亦不察甚矣羅瑞良云菽於用甚多羞籩之實餱餌粉餈皆擣粉熬大豆以為表則菽之得為芼可知

何元子謂詩以菽與車馬衣服采菽而貯以筐筥將以待不時之需諸侯來朝有錫予之禮而不可亟儲其具乎詩意止此

荏菽大雅生民篇　按釋草云戎菽謂之荏菽此箋及孫炎鄭漁仲皆以為大豆樊光舍人李巡郭璞並云胡豆璞又引春秋穀梁傳解戎為菽及管子北伐山戎出戎菽布之天下為證正義辨之謂后稷不應舍中國之穀而求戎產即言齊桓伐山戎始布其種則后稷所種者何時

忽絶而齊桓復布之禮有戎車不可謂之胡車明戎菽為大豆其辯甚晰愚按戎本有大義見釋詁明文商書乃不畏戎毒於遠邇大雅肆戎疾不殄皆作大訓戎菽之為大菽無疑若管子所云或是伐戎時所得乃胡豆耳觀此則荏菽為大豆名非菽為大豆名益信或引齊民要術凡區種大豆令相去一尺二寸區種荏令相去三尺則荏與大豆異愚按荏乃蘇類今有一種白蘇名荏釋草蘇桂荏郭璞以為蘇荏類故名桂荏方

言關東西謂之蘇或謂之荏是也與菽無涉后稷所埶皆菜穀種不應以蘇荏並言且釋草明有荏菽之條未可分二物訓也

旆說文云繼旐之旗沛然而垂名旆盖旐以全帛為之續旐末為燕尾者名之為旆也以比荏菽則是豆莢懸綴莖間參差並出亦有燕尾形故曰旆旆不專取長義及揚起勢耳

瓜

瓜 豳風七月篇 瓜蔓生種類不一有龍蹏虎掌羊骹兔頭桂枝蜜筩瓟瓼貍頭白瓟無餘緐諸名具見廣雅今本草所載惟六種而已羅瑞良謂周詩瓜無所出之地至秦漢間始有東陵瓜其後以遼東廬江燉煌之種為美而瓜州大瓜如斛按古瓜州正唐燉煌郡左傳廹逐乃祖吾離於瓜州此其處也

羅瑞良謂古人以瓜紀時夏小正五月乃瓜始食瓜也八月剝瓜乃蓄瓜也周詩七月食瓜盖夏五月其說非是

豳風舊謂以夏正紀時此自不誤今瓜期惟王瓜四月即生其餘皆在夏秋始熟若七月為夏之五月此時瓜實未成安所得食且古人食瓜最重故為天子諸侯削者皆有異制今豳民儉於自奉而反以先時不多得之物食我農夫必不然矣

豳風東山篇　傳訓敦為專專義究不可解即通為匏繫亦曲說也嚴華谷讀音團取圓成之貌似矣愚謂不若與大雅敦彼行葦同解行葦傳云敦聚貌蓋瓜實纍纍叢生

聚繫故亦曰敦耳首章敦彼獨宿敦亦當訓聚謂軍士聚處也云獨宿者對家室而言也

烝衆本釋詁文瓜實瞏瞏叢綴薪上自是衆義且與敦聚之解適合鄭氏改訓塵不可解正義釋塵爲久亦強語而嚴華谷從之且斷以獨宿非衆過矣

瓜苦瓜之苦者此即其所見言不必泥苦字求解而傅分心苦事苦二說鄭氏更取瓜瓣喻心別以久見使析薪作事誕甚

嚴華谷謂征人想像婦見苦瓜久在栗薪因思如我匏繫於東定作三年之歎為說太曲其故在看我征聿至四字不實耳觀末章蹢躅婚娶明是既歸之語濶別許久暫見故園風物且喜且悲情所必至唐詩始憐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陰待我歸正其况也必從征夫意中想婦語又從征婦語中作思夫意祇屬笨伯

小雅信南山篇 鄭氏稅瓜之說無所据以場人職及郊特牲文考之固有為天子樹瓜者非必盡出農力耳嚴華谷以

為野人獻芹之義亦曲解何元子云此疆埸當主公田之埸故於此種植以盡地利而獻皇祖也

是剥是菹二是字蒙上瓜言文義甚明不必以醢人豆實無瓜菹為疑也何元子謂剥言剥棗菹凡七種無瓜菹詩但言剥菹而不言其物以惟棗用剥言剥則知其為棗菹惟七種言菹則知其為七菹也此大武斷禮稱削瓜削即剥義豈可易瓜言棗至瓜菹雖不見經傳然禮瓜祭上環則生者漬者自皆供祭品况齊民要術亦

載瓜菹之法其由來舊矣烏得謂後世所用非古祭禮備物耶

嚴華谷云方其削治未定為菹故言是剥及已淹漬知是為菹故言是菹於義較詳不然未有舍其生而專以菹獻者於瓜祭之禮未備矣

瓞大雅緜篇瓞瓝其紹瓞瓞釋草文舊解皆謂瓞有二其一為小瓜種專稱即瓝之别名其一則大瓜之近本初生者小如瓝亦名瓞故曰其紹瓞也愚按文義其字蒙上瓝

來葢瓞瓞皆小瓜通稱故謂瓞即是瓞瓞之相繼而起者較瓞更小則謂之瓞也如此則兩瓞祇是一小瓜耳詩言瓜瓞葢舉小大以盡其類也

詩言自土沮漆則是已遷豳土在公劉之後矣義不及后稷何容溯稷所自出者况篇中皆言太王及文王之事與先世無涉正義解箋謂以瓜喻譽瓞喻稷以下非是

集傳與箋疏取喻正相反箋疏先瓜而後瓞喻祖紺以

上也集傳先瓞而後瓜猶太王以下也然以篇中詞旨合之則後說允矣愚則謂瓜生皆由小而至大始雖為瓞繼漸成瓜瓜成又復生瓞此所謂緜緜不絕意耳必謂近本者為小至末者為大說亦泥

大雅生民篇 傳訓唪唪為多實不知何据按說文唪大笑也讀若詩瓜瓞菶菶則舊本疑原從草同菶萋之菶取茂盛意者或譌從口同唪耳字書又作𤓰義同

邶風匏有苦葉篇 匏謂之瓠此傳文陸農師駁之以為長而

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葢匏苦瓠甘定非一物愚按
謂匏即瓠者自毛傳後如說文廣雅古今注皆仍其說
然匏但為器用此詩與公劉酌之用匏是也瓠甘可食
詩幡幡瓠葉甘瓠纍之是也而匏又有大瓠之稱莊子
魏王遺我大瓠之種故古今遂通稱之要之是兩物耳
玆備列釋瓜中以俟覽者類辯云
首章總言濟涉之宜則匏本為濟用者左傳苦葉不材
於人供濟而已正此詩確解正義反以為斷章何也魯

論匏瓜繫而不食瓜尚苦不可食何況其葉陸璣亦據傳謂匏即瓠故引瓠葉為可食之證而不知其誤也以此斷之則匏之不得為瓠益明矣

鄭氏謂匏葉苦而渡處深蓋八月之時陰陽交會始可以為昏此以匏為紀時之詠固非然云八月始可為昏庶幾猶是霜降逆女古制則以仲春為婚姻之期者實自相矛盾矣

大雅公劉篇　匏取儉質故用以酌正義以為自然之物不假

雕飾是矣陸農師謂以匏盛酒冬即煖夏即冷物理有之然非用匏之旨也

瓠（衛風碩人篇）陸農師謂瓠狀要類於首尾類於要微銳緣蔓而生其狀與匏異矣羅瑞良以瓠為匏之甘者猶莊子以匏為大瓠盖互易為名實非一種也

釋草云瓠棲瓣郭璞直引此詩為解當是舊本原作棲取瓣在瓠内棲集義耳今詩作犀於瓠瓣難通矣按古以兕為甲因謂堅為犀漢書鼂錯傳器不犀利是也豈

以齒有堅義故亦通作犀與相法齒瓣白如瓠犀青如榴子者貴詩所云自取潔白義漢書張蒼肥白如瓠亦是其證集傳方正整齊之說又從白中推出耳

小雅南有嘉魚篇

呂東萊謂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此亦誤通匏為瓠故云瓠有苦者耳古書傳但有甘瓠無甘匏亦但言匏苦無言瓠苦者此可以斷已

嘉賓無賢材言若有材無德則亦不足為君子重矣陸

農師就魯語苦匏不材之說因謂甘瓠為材且以賢材分上下之等鑿甚夫傳明言供濟此匏葉正旨也陸氏顧不之取而專取一材字以穿鑿甘瓠之詩不亦誤乎

小雅瓠葉篇 陸璣謂匏葉少時可為羹又可醃鬻極美揚州人恒食之至八月葉即苦愚按此正所謂瓠葉也惟其可食故詩采烹以嘗耳璣通作匏遂繫於有苦葉之下誤矣

傳以瓠葉為庶人之菜恐未然庶人啜菽飲水而已豈

有瓠免雜陳而反謂之微薄者按儀禮公食大夫上大夫庶羞二十加於下大夫以雉兎鶉鴽則兎惟上大夫有之瓠葉所以芼者其非庶人之饌明矣

皤翻通孟子既而皤然義同翻是也詩巷伯捷捷皤皤賓筵威儀皤皤蓋亦輕舉意大抵如唐棣偏反之說而或乃泥字求解以為瓠葉似拭布之形亦迂甚矣

壺豳風七月篇傳謂壺即瓠按瓠讀若䕶與壺音不同以形求之亦非一種瓠長壺圓故崔豹以壺為無柄之瓠亦

猶匏之名大瓠耳然壺形但大腹而不細腰細腰者俗呼藥壺盧廣志謂之約腹壺是也舊說玄蜂若壺蓋指此非單名壺者

壺與匏皆中虛可涉水然匏形短頸大腹而稍扁壺則長腹而圓不可以利涉之故混為一物也詩匏有苦葉此匏可涉水之證鶡冠子中流失舩一壺千金此壺可涉水之證

陸農師謂壺非食物豳民斷其蔓使堅成可用其說是

也但嫖與下食農文不合長樂劉氏云枯者為壺嫩者為茹八月宜斷其梢令勿復花實所以堅其壺而大其茹此亦一說

詩識名解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詩識名解卷十二

錢塘　姚炳　撰

草部

茅

茅豳風七月篇　說文以茅為菅鄭漁仲別茅葉為菅皆非古者菅茅異用菅同麻並漚為布而茅則以蓋屋其種佳者用包裹禮物及充祭祀縮酒如禹貢包匭菁茅春秋

傳包茅不入及易詩白茅皆是並與菅不相涉也故陸璣謂菅似茅又異物志云香菅似茅而葉長大于茅皆以二物相例其非一種明矣

鄭氏謂取茅絞索以待時用不明言何事正義訓為蠶具亦是臆揣蠶惟預備萑葦為栖從未聞用茅者嚴華谷云取茅將以蓋屋索綯將以縛屋蓋公宮所蓋必不用茅茅又不可為索綯今以屋為野廬取茅蓋之又作繩索以縛此屋而修治之上下文義始曉耳此解最楚

綯之為絞釋言文不可易索則繩索也曰索綯者倒其詞趁韻而已而其詞益奇古集傳訓綯為索訓索為絞蓋未審其為倒文耳

白茅（召南野有死麕篇）　郭璞謂釋草㵐牡茅為白茅屬陸璣云茅之白者古用包裹禮物以充祭祀縮酒用蓋同為茅類而種貴於諸茅者也釋艸謂之牡茅疑亦取其為茅類之長耳邢昺泥牡字謂為不實之茅亦如牡菣之云無子殆未足信

純當讀如準緣也書顧命篾席黼純註謂以白黑雜繒緣席也白茅裹束禮物有緣義葢上章但云包之而已此則既包而又用白茅束縛之也舊或訓為聚或通作全皆於義强合

小雅白華篇　此詩言束猶周易言藉正與上菅對言明白華可為菅白茅可為束二者皆有用之物非僅作裹束活字訓也舊解多以茅為束菅之用謂如妻妾之相承皆誤愚謂白華白茅總取潔白義自况其徳也葢以嫡后

之尊助理隂教亦如菅茅之濟於用非可等閒棄置者

且白茅物薄而用重其非賤褻之比可知或乃曲解喻

妾之説力詆為賤又嫌於縮酒不可通强以宗廟崇重

喻褒姒得時尤可哂

二章以菅茅連言然菅自菅茅自茅鄭氏以為為菅之

茅則誤矣正義謂上章言取茅而棄菅故此章申之不

識一取一棄從何處看出也則皆引喻之謬以致此耳

菅茅生質潔白故白雲從而霞被潤澤之兩者有臭味

相投意令之子乃憒憒然以色棄德莫我肯顧其視管茅之被澤於雲何如哉故曰不猶也猶同也

荑邶風靜女篇　荑或作稊列子因以為茅靡一作弟靡字書荑與稊弟通易枯楊生稊鄭註亦作荑是也惟說文分荑稊為二物訓荑為艸故或以荑為柔艸通名然韻會謂令人食之謂之茅揠則其為茅始生專有之名明矣荑即茅所用以藉禮物者此即上彤管之藉也易茅言荑變文耳看下貽字明是藉以將禮故曰匪汝荑之為

美也乃美夫人之以彤管相貽者而美亦覺其美耳末句美字略讀緊接上爲美來謂我美之也舊説以美爲喻又解贈美在彤管之外且以爲美人之所贈皆未然嚴華谷又以美爲男贈女之物報貽彤管按詞旨美人之貽自是人以此貽我而必云我爲美人之貽於文亦未順此與劉貢父所説贈勺貽椒謔語合觀可發一哂何元子説此篇以静女爲一人女美者又一人貽彤管是實事歸荑是假象紛紜舛錯語意不倫且既以二章

女美非靜女何以覯彤管而悅其美且珍重其貽而深以為美耶夫美者非美其色也美其所贈而歎想其正靜之德耳

荑生郊外故從其地采之許東陽泥自牧二字以為相逐於野非也且如周南之女猶出游江漢人亦貴其德之貞耳何必以城隅自牧為嫌哉夫城隅而曰俟者從其人想望之也即于歸牧馬之謂也故下曰愛而不見也

衛風碩人篇　舊皆以荑新生取柔義然荑自為茅始生者此以喻手當兼白言蓋柔則衆艸之始生所同柔而白則茅所獨也

荼　鄭風出其北門篇　鄭氏解此詩之荼為茅秀按茅秀亦有荼名以釋艸蔈荂荼猋藨芀之文證之其説允矣陸農師混入苦菜非今正之

舊以荼色白因謂女見棄又遭兵草之禍故皆喪服此大非也兵草不息男女相棄民方奔竄之不暇奚暇講

求凶禮必喪服以免其室家耶且下綦巾茹藘或蒼或赤何同遭禍而服色不同如此愚謂對上如雲自取繁盛義則陸農師之說得之

鄭氏謂荼物之輕者飛行無常蓋取亂離漂泊意然與上如雲義究不協而或乃以為淫泆女子之况不尤謬乎

豳風鴟鴞篇　傳以此荼為萑苕披茅亂相類其秀皆可稱荼然此詩通作鴟鴞自言陸璣謂鴟鴞喙尖如錐取茅秀

為巢以麻紩之如刺襪然正與捋荼之語相合葢所以藉巢者則是茅秀非亂秀也

上綢繆牖戶必取桑根之皮此但納茅秀於巢中以為之藉葢桑土以葺其外荼租以藉其内也禮封諸侯以土苴以白茅周禮音義亦作租說文訓苴為茅藉是矣

韭

韭（豳風七月篇）韭之為物不與常草同故自為一類而䪥屬之本草一名草鍾乳一名起陽草其收種法具見齊民

要術說文謂一種而久者故謂之韭性內生根喜上跳翦不用日中杜詩夜雨翦春韭是也然釋草但釋山韭為藿而不更列家韭又字林别載水韭之名大抵形似而種各異者

正義謂祭韭者蓋以時韭新出故用之薦皆主其說愚謂用韭非薦新之義韭遲味於春故凡春祭皆用之若薦新當在三之日夏小正云正月囿有見韭是也況此祭原為薦冰而設非為薦韭而設春祭凡羹芼皆用韭

此舉時物以該祭品耳宋淳化中李至上言詩四之日即令二月也又月令開氷之祭當在春分非四月所當行帝覽奏云韭長可以苫屋矣何謂薦新此辯時云爾若今韭二月已盛長無復新黄則苫屋固不待四月也

果臝

果臝（豳風東山篇）釋艸云果臝之實栝樓邢昺解為果臝之艸其實名栝樓是也蘇頌謂其苗引藤蔓葉如甜瓜葉而窄作叉有細毛七月開花似壺蘆花淺黄色結實在

花下大如拳其形有正圓者有鋭而長者似是瓜屬故有天瓜瓜蔞之名然青時如瓜黄則如熟柹又但入藥品不與果蓏瓜瓠同類玆依釋艸文別列以識其名云李時珍云蓏與蓏同說文木上為果地下為蓏此物蔓生附木故得兼名栝樓即果蓏二字音轉也亦作菰𧄍後人又轉為瓜蔞愚按釋艸謂果蓏之實為栝樓是果蓏者根蔓葉實之總名栝樓其實名也時珍謂果蓏兼得木上地下之稱近是至謂栝樓即果蓏轉音則誤矣

雷斅分圓者為栝長者為樓又有謂以雎雄異名並存

考

宇乃屋垂即今檐下故栝樓得而延蔓之與室户有别觀七月詩在宇在户之分可見

苹

苹小雅鹿鳴篇　苹與蔞異種而相似蔞葉如艾白色莖正白生食之亦香而脆葉亦可蒸為茹故鄭漁仲謂蔞即苹然釋草明以苹為蘋蕭郭璞謂之蘋蒿不與蔞混也王

弇州謂蔞蒿即蘋蒿則皆誤於漁仲耳盧氏雜説載唐德宗聽政暇博覽群書一日問宰臣苹是何草楊珏以爾雅蘋蕭爲對上謂詩疏葉圓而花白叢生野中似非蘋蕭云云然按今所傳陸璣説但謂苹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脆通無葉圓花白之語也茲以釋草無蒿名別列於此

傳訓苹爲蓱説文訓蓱爲苹皆大誤陸農師傅會之以爲蓱無根而浮常與水平故曰苹尤非理也羅瑞良又

謂鄭氏以蓱非野所生非鹿所食易為藾蕭然古人稱水草之交為麋則麋鹿亦食水草此皆曲通傳說究屬强解

陸農師既本傳釋苹為水草因謂鹿食苹亦兼飲言以合序飲食之說尤鑿

蒿

蒿（小雅鹿鳴篇）專名蒿者釋草謂之菣郭璞陸璣皆以為青蒿愚按蒿類不一惟蒿菣及皤蒿牡菣見釋草文餘書

傳中有蓬蒿白蒿艾蒿蔞蒿薌蒿藾蒿蘿蒿黃花蒿牛尾蒿馬先蒿諸類以釋草無蒿名俱別見至如陸農師說青蒿亦自有黃色青色二種博物君子無槩視之可耳

說家誤於傳以苹為萍因謂鹿食水草今諸蒿叢生原野豈亦水草類耶此不辨而知其誣者

小雅蓼莪篇

嚴華谷引釋草文以謂蘩蕭蔚莪之類春始生氣味既異故其名不同至秋老成則皆蒿此詩說莪蒿

甚明愚按莪形似蒿故後人有蘿蒿之稱然釋草但云莪蘿而已所謂蘩醜秋為蒿者正以蘩有皤蒿之名其長大則為蒿類非謂莪蕭為蘩之醜耳嚴氏合莪蒿為一物作解誤矣

舊說多分莪蒿為二草得解然謂憂思亂神視莪為蒿則非羅瑞良云古言蒿以為非美物者涼秋九月枝榦益高荒壇柱徑蕪穢不治故蒿者農忌之然則詩意蓋曰父母生我而不能得我一日養也彼蓼蓼然蒼脩者

貌視之以為菁莪之草也庶乎其美材也乃孰視之則淵徑蓬蒿而無所用也此孝子之自況也則是本為蒿而貌視為莪者也

蔚小雅蓼莪篇 釋草別蔚為牡菣郭璞以為無子者蓋從牡取義而陸璣云牡蒿七月華八月為角角似小豆則又有子矣至本草別以牡蒿為齊頭蒿與璣說馬新蒿異至云秋開細黄花細實如車前實而內子微小不可見故人以為無子亦是强語愚謂釋草有牡贊牡茅其名

壯者頗夥自非無子之義蓋蒿蔚皆莪而蔚大於蒿猶雎之有雄牝之有壯者故曰壯莪嚴華谷亦以蔚爲蒿之尤粗大者是也

羅瑞良泥無子之説謂蒿生子以喻母壯蒿以喻父尤誕詩但以莪蒿喻材不材耳若果取義分喻父母則何不如屺岵之詩明言之而乃先母而後父且喻言則分父母為二正言又合父母為一耶羅瑞良又謂蒿猶有子者蔚則無子以見父母得我之難且蔚又治無子亦

寓其意尤穿鑿與茮菅曲解相似

嚴華谷云詩人取義多在首章至次章則變韻以成歌此舉蔚以言萬之粗大耳猶揚之水一章言戍申二三章言戍甫許借甫許以言申止是戍申不戍甫許也此最得解蓋萬蔚一種變文取韻非有他義舊解皆為過於深求故穿鑿至此明其義者可與讀全詩匪特揚水一篇堪例言也

蘩　召南采蘩篇

蘩為皤蒿郭璞即謂白蒿邢昺以為皤猶白

是也釋草蘩名凡三見後二條註家皆以為未詳惟夏小正傳以由胡釋蘩又廣雅云蘩母蒡勃也陸璣亦謂皤蒿一名游胡北海人謂之旁勃則由胡當即皤蒿無疑至陸農師引仙經兎食之說遂合釋草菟奚為一物未可據也羅瑞良則分蘩為水陸二種其一為蘿蒿屬水其一為皤蒿屬陸然釋草文莪蘿別列並不以為蘩醜本草謂白蒿生中山川澤何云非水物今洲渚滸涘間草根下滋於水而出乎陸地者比比皆是又釋水小

渚曰沚乃水中可居之地詩云于沼于沚正根滋水而出乎陸者未可强分為二也

皤蒿似艾葉上有白毛粗澀實非艾也陸璣以為凡艾白色為皤蒿非是

菹有七韭菁茆葵芹菭筍是也無有以蘩為菹者傳箋謂執蘩菜薦豆菹皆牽於序奉祭祀之説要鮮確據但皤蒿香美可食又左傳蘋蘩薀藻之菜可薦鬼神則古或以蘩列祭品不似后妃采荇之語尤為不根耳

陸農師以沼沚分内外謂荇采之左右蘩采之内外蘋藻采之上下蓋位下事繁之證此甚無謂夫荇藻亦在沼沚之中凡采不越左右之際必紐三者分别繁簡為后妃夫人等級則穿鑿之大病矣

通詩無奉祭祀之語又七月采蘩明供蠶事故語録云從來說蘩可以生蠶可以供蠶事何必抵死說道只在奉祭祀不為蠶事但不知於此詩集傳何故復仍祭祀說也

何元子主蠶事之說解事為成君服之事古者蠶室必近川以便浴蠶故有于沼于澗之文宮即記所謂築宮之宮蠶室是也引據甚確特不當鑿云太姒親蠶之作耳

首飾有副編次三者無被文古后夫人服三翟以供祭祀其首服皆以副配之此獨言被則非祭祀之服可知或引少牢禮主婦被裼之文為證要之被即卿大夫禮耳薦蘩之說未敢據以為確然也

白蒿所以生蠶此傳礭不可易葢蠶無食蘩之事特其未生者鬻蘩水以沃之則易出古浴種是其遺法所以不言飼而言生也集傳謂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不知何據

釋訓謂祁祁爲徐然采不一人自取衆義此指民間之女言葢將從公室之女公子媵於他國者惟其有同歸之故故染以爲裳獵以爲裘皆欲獻之公子也何元子例以采蘩之詩以爲宫中之人在其内則何以不先豳

公而先公子耶況彼專言被此泛言人各自為義明矣

苓

苓小雅鹿鳴篇　苓釋草無文故傳但訓草說文依傳而別出蘦為黄蘦是苓與蘦二物蘇頌謂黄苓苗長尺餘莖榦粗如箸葉從地四面作叢生類紫草高一尺許亦有獨莖者葉細長青色兩兩相對據此則與陸璣所説苓草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者相似當是一物又廣雅云黄文内虛黄苓也字亦作芩可證

舊分莶芩二義謂說文作莶以其色黄或云芩者黔也黔乃黄黑之色然今黄芩多外黄内青鮮黑色者芩從黔恐未然

羅瑞良謂鹿鳴所食三物一曰苹始生香可食二曰蒿甚香三曰芩亦香草蓋草木之臭味相同有同類食之之義此强解也今黄芩無香豈可與蘋蕭青蒿並為香草此奚所據耶

臺

臺 小雅南山有臺篇 臺夫須釋草文鄭漁仲謂即薹臺菜全謬

陸璣云舊說夫須莎草也有皮堅細滑緻可為簦笠以禦雨而羅瑞良又分莎草與莎為二物以為臺即莎草也一名夫須葢㐫夫所須若莎莖葉都似三稜根若附子周而多毛即今青莎與莎草不同愚按釋草云臺夫須又云薃侯莎自是兩物羅氏之說不誤

一說臺别名山莎而夏小正云薃也者莎薃也通作沙隨亦名地毛見廣雅則釋草所謂薃侯莎乃以莎薃二

字為名不單名莎且有地毛之名疑羅氏所謂根若附子周而多毛者近之而臺既一名山莎故舊說謂之莎草或即青莎緑莎之類此大非也臺名山莎見纂文又取為簑笠自是堅老可用者若緑莎但柔翠蔓延而已晏殊庭莎記云是草耐水旱樂蔓延雖拔心隕葉弗絶也此則青莎緑莎之屬正釋草所謂鎬侯莎者耳

羅瑞良謂詩以得賢為邦家立太平之基凡言八物以臺為首蓋禦雨之具雖至微然必平日知其所在蓄以

待之亦猶賢者之當預蓄此誕說也通詩八物平列各自為義安得取首義以槩其餘且蓑笠固以臺草為之未有專言臺而取蓑笠為義者今有制罷者於此不入山度材漫取楛棬巵匜之屬而曰杞柳之為杞柳即在是也然乎否

小雅都人士篇鄭氏謂以臺皮為笠故謂之臺笠是也此與緇撮對言明非二物傳分臺禦暑笠禦雨殊難解若依羅瑞良說以臺止為衣而別笠於臺外則蓑衣正禦雨之

具而但云禦暑何耶今世笠制不一有用麥莖織者亦有以竹編其外而施椶皮蒻葉於内者此與用臺正相似詎云臺必不為笠乎

正義引郊特牲文謂草笠野人之服是賤者也陸農師辨之以為尊者草服臺笠而卑者蒲茅愚謂笠不必定為賤者所服士君子家居亦用之如謝靈運好戴曲柄笠李太白詩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果午大抵登涉游覽多服此者與上狐裘下充耳對言此則燕居

之飾必謂此爲賤服又或謂出田時所戴於都人士殊不相肖

萊

萊小雅南山有臺篇 釋草云釐蔓華說文云萊蔓華愚按萊本音讀若釐故釐萊古通范致能吳郡志云來釐吳音並用是也如劉向封事引詩貽我來牟作釐牟正與此合則萊之即釐無疑者餘見他書或異義同字或異文同音不可枚舉後人復因釐藜音似故或引陸璣逸說訓

萊為藜而注爾雅家又不知雅之釐即詩之萊但以為蒙華并不言其狀此古今一疑案也然事物原始則云萊即藜一名落帚初生葉可食大則為樹可為杖則二者又似一物未詳是否

傳因釋草無萊故不明言何草正義直以汚萊當之過矣陸璣謂萊葉可食今兖州人蒸以為茹謂之萊蒸當有所據又字書汚萊之萊讀若賚則并不叶臺韻矣

或謂萊即今紅心灰藋萊䕭沛人以雞蘇為萊三蒼以

茱萸為萊皆名同物異愚按灰藋别是一種玉册號藜為紅心灰藋蓋形似灰藋而心赤者此即謂藜為萊之說若雞蘇茱萸則去之遠矣釋草拜蔏藋註謂赤似藜左傳斬藜藋蓬蒿而共處則藋與藜相似謂萊為藜因謂藜為藋此或有然耳

陸農師謂楊舟利涉以象濟難其義猶似若據萊葉可食之說推至於藜藋充饑以為濟難之象則愈曲矣且作詩錯舉發端謂山之有草木猶國之有嘉賓耳何能

一一引喻之曰若者為治平之佐若者為濟難之臣乎

莪

莪小雅菁菁者莪篇　釋草謂莪為蘿郭璞謂今莪蒿亦名蘪蒿陸璣謂一名蘿蒿葉似邪蒿而細科生莖可生食又可蒸食香美味頗似蔞蒿陸農師謂一名角蒿愚按本草角蒿似白蒿花如瞿麥紅經三四分花罷結角長二寸許微彎與莪絕異農師之說誤爾茲以釋草無蒿名別列於此

覆鱶以蘩不聞以莪陸農師引釋蟲之蛾羅以解釋草之莪蘿要是强合郝仲輿又謂蒿易長俄然而成故名莪以比育才亦未然

羅瑞良謂莪為古之蘩即釋草所謂蘩之醜者愚謂蘩之醜釋草不明言何物而莪蘿別列一條且無蒿名則莪不當為蘩明矣羅氏又據此詩中沚合名南澗沚與春秋傳澗溪沼沚為左券然名南一章云于沼于沚二章又云于澗之中春秋傳云澗溪沼沚之毛又云潢汚

行潦之水前後說相合而此詩首曰中阿三曰中陵夫陵阿詎亦水中地耶

莪陸生性亦宜水大抵在陵阿中者多陂藏羼謂廩蒿生高岡是矣詩云在沚者蓋根滋水而仍出乎陸耳若陸璣所謂澤田沮洳處非必竟是水中也故以莪為水蘩吾未敢信

莪之在中阿陵沚猶士之在膠庠所謂得其地斯為良也詩之大指傳語盡之其後說家浸淫益鑿並可掃除

耳

小雅蓼莪篇　蓼蓼傳取長大義無所據戴侗以為草蒼蒨貌得之蓋莪之色也愚謂蓼蓼猶菁菁陸農師云草之初生其色玄盛則乃青霜死而後黄落故菁文從青正與蒼蒨之説合舊解多取長大義以便於莪變為蒿之解則其誤實自此始矣

嚴華谷云莪至蓼蓼然長大之時則非莪矣乃蒿也其始為莪猶可食其後為蒿則無用此孝子自怨其身之

詞與凱風言棘非美材僅堪為薪之意同愚謂蓼蓼果為長大之義則此長大者便已為蒿不當仍謂之莪矣且使莪長大必變為蒿則少好長醜天下最不材者無踰於此而菁莪何以為育材之况耶夫孝子誠自怨其身也曰吾固顧為莪而不得而直為蒿也

蓫

蓫小雅我行其野篇　釋草云蓫薚馬尾即此詩之蓫無疑今人誤讀爾雅皆以蓫薚連文為商陸別名因不識詩中蓫

為何物不知蓫一名薚一名馬尾覲郭璞所引本草及闗西方言可見又羅瑞良亦列薚為一條不作蓫薚此其證也蘇頌謂蓫俗名章柳根多生於人家園圃中春生苗髙三四尺葉如牛舌而長莖青赤至柔脆夏秋間開紅紫花作朶根如蘆菔而長此可以識其狀矣

傳但訓蓫為惡菜鄭氏以為牛蘈陸璣主其説謂揚州人呼為羊蹄似蘆菔而莖赤可瀹為茹滑而美幽州人謂之蓫愚按牛蘈釋草惟有藚名更無蓫名今舍藚而

以遂當之亦張冠李戴甚矣郭璞謂今江東呼牛蘈者高尺餘許方莖葉長如銳有穗穗間有華華紫縹色可淋爲飲據其圖狀與璣所説羊蹄迥異且傳以爲惡菜而璣甚稱其美又兩相刺謬矣本草註謂商陸昔人亦種之爲蔬根苗莖並可洗蒸食頗與傳菜名合覽者斷焉

或謂説文無遂字遂亦作蓄谷風詩我有旨蓄亦以御冬陶隱居謂即此菜戴侗云今羊蹄菜謂之禿唐即此

物秃遂蓄盖一聲之轉耳此尤影響傅會之説不可據也

嚴華谷謂詩意遂菜野生不待栽培猶可治疾今婚姻交結之素乃野菜之不如其義非也此特野行無聊之況觸物寓言豈暇計及治疾之用耶

葍

葍 小雅我行其野篇 葍訓葍釋草文郭璞謂大葉白花根如指正白可啖者是也廣雅以為烏蓲陸璣云河内謂之蕿

幽州人謂之燕葍根正白饑荒之歲可蒸以禦饑其草有兩種葉細而花赤有臭氣也愚按葍與葍菜相似故陸璣釋菲為葍類當以郭註大葉白華之狀求之鄭漁仲謂即商陸是以遂為葍矣陶隱居釋木通或云即葍藤茎又本草唐註江東人呼木通為畜葍子色白者乃猴葍也則木通原有葍名蘇頌謂木通蔓大如指夏秋開紫花亦有白花者又與郭璞説葍近似當是一物耳釋草又云葍藑茅郭璞以為葍華有赤者為藑藑葍一

種是也此則陸璣兩種之說蔓茅乃華赤者或當有臭氣耳鄭漁仲仍以為商陸之赤者誤甚

鄭氏以采遂采蓄為婚姻之期故云仲春可采誤甚婚期迨氷未泮此不必言即果如仲春俗說亦當賦桃夭豈有采野草惡菜而識之以為佳期者此明是眼前流落光景不可因婚姻傅會也

藍

藍小雅采綠篇　釋草葴馬藍郭璞以為今大葉冬藍也羅瑞

良云菘藍汁抨為澱堪染青蓼藍不堪為澱惟作碧色其大葉者别名馬藍凡物於其大者多以馬名故以馬藍為作澱之藍愚按詩但言藍於諸藍中未知何指然釆以為染則自取其大葉堪作澱者言之鄭漁仲通志藍分三種謂俱堪作澱然但稱大藍無馬藍名至釋草箴註别云馬藍菜要未可據蘇頌又謂菘藍即爾雅馬藍則三者之分又混淆矣

崔實謂五月可刈藍與月令正相反愚謂釆藍不必拘

時大約以五月為始故以為五月藍已漸長初及可刈之候此民間私事若月令則國家之制必有關係故禁之非直為微草細事已也夏小正啟灌藍蓼固是分移之說然安知不删繁作染薄言刈之耶至鄭氏以日作月則六日不瞻采藍之期又過五月矣總之早晚先後固無定時說詩者尤不可執成說以相拘也

陸農師謂藍大於綠又其畦植如鱗則采之盈襜較易故詩以為後此傅會之說也綠乃鴟脚莎其葉細藍為

馬藍其葉大此大小之辨固然然以是為易盈不易盈之别因謂序有先後詩人豈暇及此耶

白華

白華（小雅白華篇）釋草正列白華而以野菅釋之蓋以白華無他名取其已漚之名加一野字為識則白華其本名也二章總云菅茅省文成句耳陸農師乃謂菅花白故一云白華則似本名菅而偶呼為白華者誤矣至舊以為茅屬尤誤

束晳補白華詩泥序謂孝子之潔白意故有湼而不渝無營無欲之句說者以此見白華之美愚謂凡華白者頗多何必於爲菅之華專揚其美且如笙詩無文其序本不可信束晳所補但摹寫一白字而詞頗淺陋去作者之旨遠甚詎可據彼而論此耶

舊有謂菅蒯皆茗也黄花者俗名黄芒白華者俗名白芒黄芒即蒯白芒即菅愚按茗華見釋草文黄者自名藁白者自名芀與菅蒯無涉且菅蒯又不名芒釋草芒

杜榮郭璞謂似茅皮可以為繩索屩屩本草别名芭茅亦有黄白二種乃别是一物不可混

陸農師云白華不菅則脆薄白茅不束則散亂故詩以譬夫婦菅與漚麻漚紵漚菅同義矣束與束薪束芻束楚同義矣按此以二語例看得解且菅與束對舉引證二詩確甚

菅陳風東門之池篇 陸璣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其根如渣芹而甜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為索漚乃尤善憑

按此即白華之狀正義謂菅者已漚之名不誤至其未漚者但當云白華不當云名為茅也本草註茅有白茅菅茅黄茅香茅芭茅數種直以菅為茅之一又謂夏花者名茅秋花者名菅二物狀皆如筋可通呼地筋不可並名菅則菅又非茅要之皆矛盾語耳

堇

堇大雅緜篇 此堇定當為苦堇釋草云齧苦堇郭璞謂今堇葵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是也本草唐註以為此菜

野生非人所種俗謂之堇菜葉似蕺花紫色又說文亦謂堇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皆可證嚴華谷引內則堇荁枌榆又公食禮鉶芼皆有滑以為內則言婦養舅姑公食禮言君待其臣皆以堇則堇是美菜傳以堇為菜不言毒物知為堇荁之堇非芨堇之堇也其辨捻矣

正義解箋謂性苦者皆甘如飴若是堇荁之堇雖非周原亦自甘矣明堇是烏頭此大誤也堇菜亦有苦名詩

正與苦荼並舉而見其甘美耳嚴華谷云若爲驪姬寘肉之堇則與鴆毒同類與荼菜可食之物非其類矣且詩人稱周原之美當言宜稼宜蔬不應言其宜毒物也荼雖苦得霜而甜故可言如飴烏頭毒物不可食何尤知其如飴乎賈山言江皐河濵雖有惡種無不猥大地之美者能使物無美惡皆猥大耳安能變毒物而爲美物其論甚暢備録之

釋草苦堇之堇與芨堇之堇音字原無異同亦顧於詩

義何如耳字書別苦堇作堇芨堇作堇又別爾雅苦堇之堇為上聲詩芨堇之堇為去聲皆不必也

蓼

蓼周頌良耜篇 釋草有薔虞蓼之文郭璞謂虞蓼即澤蓼是也蘇頌以為蓼有紫赤青馬水香木七種紫赤二蓼葉小狹而厚青香二蓼葉相似而俱薄馬水二蓼葉大上有黑點木蓼一名天蓼蔓生葉似柘葉諸蓼花皆紅白子皆赤黑木蓼花黃白子皮青滑按此則蓼類不一良

耜所薅是田間水中所生者其為虞蓼無疑矣說文以虞上屬讀為薔虞則似水蓼專有蓼名非是

正義謂蓼是穢草此因薅云然愚謂田間不使草生恐妨五穀故凡非種皆鋤何必定是穢者始薅之耶至蓼與荼水陸異產斷非一物俗呼辣荼者荼即苦字之代蓼味辛而苦故云辣荼蓋苦之易言荼猶辛之易言辣也舊解混而一之不知何據

周頌有毖篇 集蓼言辛苦此妙諦但陸農師虛屬後患言何

元子專指武王喪言以時考之武王既崩流言初興周公避而居東二年之秋天有風雷之變於是王迎公歸明年免喪朝廟而作閔予此詩繼作於閔予之後則非居喪時矣集蓼語當不指此吳越春秋載越王念復吳怨臥則以蓼詩語意雖不必著迹似亦當作如是觀是乃所謂懲毖也

詩識名解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識名解卷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中書臣邱桂山

謄録監生臣湯安泰

詩識名解卷十三

錢塘 姚炳 撰

木部

桃

桃周南桃夭篇 釋草荊桃旄桃榹桃諸條皆有桃名而形種各異今按花有紅紫白數種其實有緋桃碧桃緗桃白桃金桃胭脂桃取其色而名也有緜桃油桃方桃扁桃

偏核桃象其形而名也有五月早桃冬桃秋桃霜桃因其時而名也其性易生易死陸農師所謂白頭種桃其華子之利可待羅瑞良亦云華實早茂而早成七八年即死是矣

夭說文通作枖徐鍇以為草木始生未幾得地力而先長大與毛傳少壯集傳少好義同陸農師云桃皮束莖榦頗急四年以上宜以刀𠟭其皮不然皮急則死故周南取少桃以興嚴華谷亦謂與書厥草惟夭皆少長之

意然按少穉之夭讀若杳月令孟春毋殺胎夭王制不
殀夭要皆指蟲獸言無作𩀱聲者今讀平韻作𩀱聲惟
見此詩及凱風與魯論三書大抵是形容態度之詞愚
謂桃榦舒放茂長近是不當泥之子取少為義識者斷
之一說讀若歪唐人詩隨風趁蝶學夭斜又錢塘蘇小
小人道最夭斜今詞章家多以此言桃杏但作𩀱聲義
究未安耳

夭夭以樹態言灼灼以華容言二語開說首句但拈出

桃字為發語之端故三章華實葉文遞變而夭夭不易也舊皆因少盛為説故正義謂桃或少而未華或華而不少此詩並言之言由桃少則華盛皆是添足

何元子云周禮仲春令會男女康成謂仲春陰陽交以成婚禮順天時也意古制如此后妃始嫁時或當桃始華故詩人本而詠之此大謬解按古婚制霜降而逆女冰泮而殺止孔子對哀公云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迨冰泮而婚禮殺故媒氏職以仲春大會男女使之

急通其婚姻為失時也此詩託賦桃夭不過取其華葉盛麗果實成熟為之子宜家預兆豈必定為婚期况后妃貴族之女自應以時來歸何至遲及仲春大會而始嫁耶且下云蕡實葉蓁則是夏時並非春時矣

傳以實為虛之匹故對色言取興婦德然按之詞旨似未暇及大抵此詩為始嫁祝頌之語以華喻色以實喻子言之親切而有味通論云桃花色最豔故以取喻女子開千古詞賦之祖本以華喻色而其實其葉因華及

之毛傳以實為喻德而以葉為喻形體至盛近滯且形體至盛語尤未妥大抵說詩貴神會不必著迹如華喻色矣實喻德可喻子亦可蓋婦人貴有子也有實之時其葉亦至盛即承有實來唐人詩云緑葉成隂子滿枝不必定有所喻耳

羅瑞良引麻實之蕡證蕡實然麻實亦别作𪎭草木中多子者頗夥何必桃實而以麻子為喻耶嚴華谷云墳為大防𪔛鼓為大鼓有頒其首用宏兹賁皆訓為大則

蕡亦桃實之大貌似也顧其字義爾雅中已有之釋木云蕡藹郭璞謂樹實繁茂奄藹則大義猶非真諦耳釋訓云蓁蓁孽孽戴也郭璞謂皆頭戴物挾戴義不可解故傳註皆不引其文若訓頭戴物於桃夭更難通此滯說也愚謂蓁固盛貌孽同蘖萌芽也公羊傳以為孽賤子猶樹之有蘖生則孽亦旁生之盛者戴固當為盛字之誤

衛風木瓜篇 舊謂瓜有瓜瓞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枝蔓

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别之是也然桃本木生謂之木桃者因上木瓜而言耳陸農師乃謂圓而小於木瓜食之酢澁而木者為木桃則即木瓜之類矣姚寛亦主其説蓋由認樝子以為桃故也不知任昉述異記有云桃之大者為木桃

規風園有桃篇　園是假境桃亦汎設傳取桃喻民詞旨遠甚鄭氏以為不取民而食已之桃尤滯陸農師則謂國君有一國以自養今園之外莫能理亦拘牽之論也愚謂桃

不在山林而在園則國小而迫之譬有實而落之以爲殽則日以侵削之譬睹此景況得不心憂而發於聲也乎故直接之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楚

楚周南漢廣篇　說文云楚叢木一名荆羅瑞良謂楚者楚地所出其一名荆故楚國入春秋稱荆其後稱楚而荆州亦以此木得名也按荆有牡荆蔓荆其種各異廣志以牡荆即蔓荆復别赤荆大實者爲牡荆並誤蘇頌云牡

荆即作箠杖者枝莖堅勁作科不為蔓生故曰牡葉如萆麻更疎瘦花紅作穗實細而黄如麻子大蔓荆莖高四尺對節生枝初春因舊枝而生葉類小楝夏盛茂有花淺紅色蘂黄白花下有青萼秋結實斑黒如梧子大而輕虚此與羅瑞良所説合

翹翹訓遠不訓高以楚言之蔓荆莖高僅四尺而衆薪尋丈者頗多其不得以楚為薪中之尤高者明矣江漢泳廣正歎其必不可求而反云我欲取其尤高潔者抑

何孟浪至此耶詩葢曰薪遠不可致也近有荆焉我庶就而刈之女貞不可求也乗有馬焉我庶附而秣之是則所謂執鞭忻慕之心已矣

王風揚之水篇　舊謂楚小於薪蒲輕於楚按楚高者僅四尺薪之小者也首章薪總楚蒲而言此言楚小於薪語滯耳觀此則知楚為薪之小而易刈者漢廣翹翹之解不待辨而自明矣

鄭風揚之水篇　此與王風異解取喻全在一束字舊以此詩為

閔忽之無臣而作無臣則孤立少助易致侵奪如楚木雖輕而能盈束則雖有洪波激揚亦或不至漂流而忽則孑然一身而已故以是為憂也

或謂此先楚後薪以見臣之愈彊愚按楚即是薪詩凡言薪必及楚蓋楚者薪木之一也漢廣戍申綢繆三詩皆從薪拈出楚此章因楚槩言薪隨文先後更無別意勿拘可也

唐風綢繆篇　首章總薪而言次云芻薪草也三云楚薪木也

不過易字成文絶無區别何元子乃引漢廣詩所誤解者以解此詩謂楚在衆薪中特為翹起故以興粲者見其美異於他女則更誤矣且亦思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此際如饑渴飲食雖媸亦妍何暇求其尤美者耶

舊謂薪者析於彼而合於此有婚姻之義蘇子瞻云合異姓以為婚姻譬如錯取衆薪而束之薪之為物束之則合而釋之則解是則綢繆固之而後可以望其合是也愚按古多以薪為婚姻喻者漢廣南山外如車舝四

章亦然蓋即執柯之説大抵取分合義近之

唐風葛生篇　蒙楚蔓埜蓋錯舉言之不必定以葛蘞所生之高卑言如葛生河滸未嘗不蔓野圖經謂烏蘞莓多在林中作蔓則亦未嘗不蒙楚棘也陸農師謂葛生高而蒙楚蘞生卑而蔓埜各繫所遇殊泥陶詩荆棘籠高墳與何元子所説荒塚纍纍景象適合（詳見草部蘞條）

秦風黄鳥篇　此詩首尾以棘楚言荆棘非好鳥所棲今三良從葬恍若在荆棘叢中不復得出蓋惜之也或謂棘桑

楚人所共見丘隅則人所不見以止非其地故不免於禍則是責之非哀之矣

甘棠

甘棠名南甘棠篇 杜為甘棠此釋木明文也後又恐混於白者故復釋為赤以別之則赤棠為杜杜為甘棠明矣白者但有棠名無杜名幷不可以甘名陸璣謂棠美而杜惡白者為棠赤者為杜其說相反說文分牝為棠牡為杜鄭漁仲又謂南為棠北為杜要未可據或云棠杜實

二物杜蓋小棃實小於棃大於棠棠則海紅嘉慶來禽之類併存其説

蔽奄也齊語使海于有蔽註云可依蔽也芾説文云草木盛皃名伯廵行聽政舍止甘棠之下必是枝葉敷舒可休蔭者則陰翳茂盛之説得之傳獨訓為小義不可解

嚴華谷云名公所歴不止一處所憇亦不專在棠下詩人偶因其嘗憇之木而起興此論最活愚謂名伯侯國

命吏廵行所至自有候館斷無空止樹下而布化宣澤之理此必驛路之旁偶一休蔭人思其德遂作勝跡耳鄭氏謂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與韓詩外傳及説苑之説同要是鑿論耳九域志載甘棠樹在陜州府署西南隅今其處當猶有可考者

翦傳訓去説文解為齊斷是也蓋翦而盡去之義釋言云翦齊也禮記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註謂翦滅其嗣

皆可證伐則斬刈之落其枝葉未去其根幹如伐其枝肄以伐遠揚俱是故三章皆以勿翦貫而伐敗拜異文遞輕之詞也若伐猛於翦則不應與拜敗例言矣

鄭氏釋拜為拔較伐尤猛今不從是也説文但以首至地為拜無他義則攀屈近之恐亦不至折折即敗意更與二章無別矣

杕杜唐風有杕篇

杜多一本特生至上則枝葉敷舒故名伯坐其下聽政詩中言杕杜者凡三見可知惟杜之特生者

謂之杕非凡樹通稱也說文汎訓樹貌非滑滑自取茂盛不取稀疎嚴華谷云本無枝葉則日燥其根上之土而其木易枯有杕然特生之杜其葉滑滑然潤澤雖無旁木之蔭而葉猶足以庇其本根是也傳為無兄弟引喻故云不相比然對下菁菁便難通矣

唐風杕杜篇

先儒皆泥杕取孤特義故以喻寡弱不知榦則特生葉自繁蔭正為往來休息之所是以下文直接肯適肯來何云陰涼寡薄耶觀甘棠言蔽芾前杕杜言滑

湑菁菁小雅言萋萋皆可證

鄭氏以道左為道東謂日中之後樹陰過東不可休息果爾則下何又易左言周耶不知左與我叶周與遊叶取韻而已豈有他義耶

小雅杕杜篇　傳解睆為實貌無所取義何元子引檀弓華睆之睆訓明亦强合愚謂字從目當以人之視其實言按字書睆窮視貌莊子睆然在纆繳之中又陸士衡擬古詩跂彼無良緣睆焉不得度皆可證蔡元度云睆者實

大而可見萋者葉齊而已成亦取視義
舊以萋萋為新葉言杕杜睆實是去年十月間物色於
今杜葉萋萋則實落而又生葉為今年之二月矣愚按
行役踰期以為次年新葉亦通但當睆實時舊葉猶未
落固自萋萋然盛也且詩先言實而後言葉者如桃夭
類然又未可執以驗先後之期耳
趙宧光謂牡棠牝杜與楊柳同義是詩代為室家思夫
之詞故以杜寄興此大可哂詩但因時序之變覩物興

懷而已孤特義亦覺是贅況取類牝牡即正義謂杜實猶繁滋君子不得安於室家而長子孫亦是穿鑿

梅

梅（召南標有梅篇）釋木三釋梅一梅柟柟木也一時英梅即雀梅似梅而小一朹檕梅狀如梅其子赤色似小柰而和羹之梅未有釋詁今按梅古薦豆籩乃周禮所稱乾橑是也蜀志載蜀名梅為橑而夏小正亦云五月煮梅為豆實均足互證其枝葉形狀是處可驗若釋木文梅名

三見要各有類屬不可强合耳

詩特以梅實之零落喻盛年之難久是以思及時婚姻耳何嘗念及梅之香色與花實早晚且即以色論之冰玉之姿較勝夭斜多矣陸農師必以華先桃李著實在後曲求風人之旨耶

梅實落三而始衰女年十六七而方盛二者正相反非可相例也正義解傳謂以梅落始衰喻女年始衰豈傳本意耶歐陽永叔云梅實有七至於落盡不出一月之

間故前世學者多謂詩人不以梅實紀時早晚信然

傳訓摽為落嚴華谷引柏舟詩寤辟有摽作證訓擊謂擊而落之愚按梅實自落者少又摽從手當取擊義左傳長木之斃無不摽也或又同拋作拋擲解公羊傳曹子摽劍而去之亦通

塈無取義嚴華谷引塗塈解作塈地亦強合何元子易土為木謂即槩量之槩傳寫訛者盈筐則以木槩之尤非理梅實非米粟比安得用此取平耶當從讀詩記作

暨訓及為長或云去土為既既者盡也義亦通

秦風終南篇　果實之梅無柟名釋木釋梅為柟而傳用以訓此詩之梅當非果實之木若郭鄭諸註則仍謂是似杏實酢者誤矣陸璣又分梅柟為兩種謂梅樹皮葉似豫章柟葉大可三四葉一叢木理細緻於豫章以地近故亦有通稱而孫炎但以為荆揚方言之異要當是柟之一種耳一說終南梅本作柟叶下丹如次章堂叶下蹌傳寫者以方言誤也

陸農師解此詩仍以摽梅之梅為説雖變枳變杏於義甚鑿然舉二果實以見地産之饒未為不可不必定是巨木堪誇也集傳闕其文不釋嚴華谷引梅枏之文而存郭註兩賢之意毋亦同此

何元子謂梅枏異木不得同混葢梅至北方多變而成杏故北人有不識梅者不應為終南所有當通作枚與汝墳篇條枚義同此易字求解未可據也且按文索義亦覺未安夫條者小枝也枚者别生條也今不言何木

而但曰終南之山有枝有條成何語

陳風墓門篇 傳亦謂此梅為似豫章者以生於空山墓隊中當是大木不應為調羹之梅其説近是後之解者或但云美木不直指為枏或竟同摽梅例訓今並存之墓門不過山中之地不得謂非梅所宜生且詩但言梅木耳未言梅子也亦但言鴞集梅木耳未言鴞食梅子也陸農師總認食葚變音為實事膠固於胸故即借以言梅謂鴞非梅所能養而美之者亦不根甚矣

曹風鳲鳩篇 此當是摽梅之梅以下對梂榛俱有實可食者故傳亦無明文

小雅四月篇 梅栗俱可供籩實故為嘉卉不必定以竒果為嘉也侯梅不槩見書傳若西京雜記載梅七種有侯梅要是摽識佳名以相炫美不可為典要耳鄭氏訓侯為維作助語極當鄭氏泥卉作草故别謂嘉草為梅栗之下所生果爾則侯亦不應訓維矣維者從嘉卉而撮舉之也

樸樕

樸樕名南野有死麕篇　此木之名詩與雅倒置固是疑案然以二字恰合又他書別無樕樸之名則其所釋或當指此且樸非木專稱釋木云樸枹者郭璞以為樸屬叢生者為枹詩所謂棫樸枹櫟據此則詩之樸樕當是單名樕者以叢生故加樸字即槲樕是也槲樕似櫟亦有斗皆叢生彼云枹櫟此則云樸樕詞義允合且與下死鹿文對若爾雅倒其辭為樕樸亦自有證大雅芃芃棫樸是也今定其名與釋木合別出一部以俟博考者

林有野有文義對舉蓋林中木衆不必盡是樸樕猶野中獸多不必盡是死鹿也此就其中拈出一木為言亦足證樸樕之非小木通稱矣鄭氏誤以二語串說故不言林而正義支離其詞尤難解

唐棣

唐棣名南何彼襛矣篇唐棣為栘此釋木明文郭璞謂似白楊是也本草扶栘樹葉緑花黄又古今注謂扶栘圓葉弱蒂微風大摇一名髙飛一名獨摇與此詩所詠襛華及

逸詩偏反極合斷當指此陸璣以為薁李嚴華谷謂即薁薁並非也集傳於此詩依釋木文而註論語逸詩則云郁李恐有誤

沈存中謂扶移即白楊而逸詩之唐棣乃白移小木比郁李稍大者又與扶移不同然按釋木文無他移且其所說白移小木書中不槩見不若扶移之黄華摇風於詩語較有合殆未可據也

戴侗謂常棣唐棣棠棣特一物猶夫移扶移蒲移之為

一物常唐棠夫扶蒲皆聲相邇故通用自爾雅分常棣唐棣為二遂啟後誤此大謬語常唐異字不可以音近通若其所説紅白花乃常棣非唐棣也惟辨郁李非薁言之甚晰而當

此但以華之盛喻車服之盛鄭氏取況顔色巳非其旨陸農師乃牽序語為反夫之説羅瑞良又從華之反合興及王姬築館於外為有反而後合之道亦傅會甚矣或語唐棣華一柎輒生二萼以美夫婦如云並蔕芙蓉

此後世新昏陋語不可以入經解且一樹二萼乃郁李花非此唐棣也

李

李名南何彼穠矣篇

李類甚多西京雜記有朱李黄李紫李緑李青李綺李青房李車下李顔回李合枝李羌李燕李猴李諸名又閒居賦房陵朱仲之李而兩京記東都嘉慶坊有美李號嘉慶子皆其著者也其見釋木文惟三種而休痤諸名頗不經見他書云

二章襛承上唐棣言桃李則喻唐棣之華之色正見其襛也此是比中之比玩文自明惟正義得之其後説家多舍唐棣而言桃李則失其本矣且桃李華同時色同豔子同繁故每並言如投桃報李之類是矣而何二人之取興為哉

衛風木瓜篇　陸農師謂木李大於木桃似木瓜而無鼻亦或謂之木梨此葢以榠樝為木李謂與木桃俱木瓜類非也瓜不木生故謂楙為木瓜若桃李本木實不過依上

章木字以成文耳何必別求所謂木桃木李耶舊有以枝蔓之雀李别之足破其説

王風丘中有麻篇　李與麻麥皆是假設鄭氏實謂留子所治則是農圃細民耳賢者即放逐不應事此陸農師又引吕子文謂子産相鄭桃李垂街者莫援因以推及不盜而見其政之善尤非其旨矣

小雅南山有臺篇　李實非穀粟菜茹雖果蓏尚不及之而陸農師謂李可養人以喻父母之道亦强合矣近世俗詁謂

李性多子以與下父母相關會尤陋通詩草木皆錯舉無他意

欝（豳風七月篇）釋木無欝名傳以為棣屬而正義定為唐棣後儒皆宗其説此由誤認唐棣因以誤認欝耳唐棣乃扶移大木不聞有子可食何得以欝屬之今據劉稹詩義問謂欝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陸璣疏亦同）而本草又有車下李之名與西京雜記所載李名正合爰定為李屬附李後覽者辨焉

本草列郁李一條而載薁李鬱李車下李爵李棠棣諸名於下則傳所謂棣屬者乃棠棣非唐棣也自正義釋爲唐棣之屬而其名益紊矣今定鬱爲李類而以本草車下李之名屬之至以郁李爲車下李及謂鬱爲雀李者並誤郁李乃棠棣別名非李屬其不得有車下之名可知若雀李乃枝蔓所生又名罕見書傳尤不容混入也互見後棠棣及草部薁

柏

柏邶風柏舟篇　柏有數種葉扁而側生者為側柏此乃真柏也若葉柏而身松者為檜身柏而葉松者為樅又峨嵋山一種竹葉柏身謂之竹柏皆非柏種今人呼側柏為扁柏葉尖者為圓柏疑即樅類不可槩以柏混耳釋木謂柏別名椈而說文作鞠則古字當通月令鞠有黃花周禮鞠衣皆可證

嚴華谷云柏美材也以柏為舟美言之也詩有柏舟松舟楊舟皆言舟耳義不在柏與松楊也此說最得若徒

取喻美材則是憤懣自矜之語非憂國意要從汎流看出無人維楫真是巨眼至其引證諸篇並確持此說詩乃是風雅解人何處墮入惡道而或猶沾沾以為内貞外固之喻何哉

鄘風柏舟篇　鄭氏謂舟在河中猶婦人在夫家是其常處詩取義止此陸農師仍泥柏求解謂柏不宜為舟喻婦不宜他適果爾則詩何以兩咏柏舟又與松楊並言耶且邶柏舟傳云柏木宜為舟喻仁人宜為官而農師說此

詩則云不宜可知皆隨詩作解無定詞耳故嚴華谷謂詩人取義不在於柏此確論也

邶鄘衛地皆近河故詩每即所見以起興如河廣河水是也此云中河固非汎設言柏舟者河中之所有耳若必云奪汝歸齊當乘舟渡河因以為咏則泥矣

小雅頍弁篇

松柏皆以喻王先儒多主其說何元子引字說柏視松之語謂松喻王而柏喻相甚無謂夫王為宗族所依託如史記所謂松柏為百木長而守宮闕故以為

比耳御士特以輔王者奚可與王並言耶

魯頌閟宮篇　新甫以所產之地言作廟非必盡用松柏取柏亦非必定屬新甫特欲名山名材以見其事之慎重而華美耳後魏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又通典漢汶陽故城在兖州泗水縣東南此故處可考者

商頌殷武篇　丸乃圓轉之名說文云圜傾仄而轉者字從反仄徐鍇謂仄者一面欹而不可為也是故仄而可反為丸丸可左可右也木不圓則不能轉不直亦不能轉則

嚴華谷兼圓直二義得之傅訓易亦圓意惟圓故便易耳而薛氏章句云丸取也取而伐斲之使其丸且澤故曰丸丸謬矣如馬融長笛賦丸挺彫琢笛亦取圓直故稱丸挺此尤明證

棘

棘邶風凱風篇 棘與棗異種沈存中謂棗獨生高而少横枝棘列生畀而成林以此為别要是二物也凡詩言棘者皆荆棘之棘惟楚茨之棘為蒺藜刺辨見草部總非棗屬然

棘亦有實如小棗而可食故詩云其實之食耳釋木專有終牛棘文至其分列棗類頗夥無名棘者孟子養其樲棘是二木與上梧檟例看明甚又釋木云樲酸棗未嘗連棘言則棘非棗益明矣寇宗奭謂棘生崖塹上久不樵則成榦人呼為酸棗更不言棘要亦差其名者而古今注直云棘實為棗誤矣

陸農師援四時纂要云四月棗葉生正凱風之時此尤强合彼自言棗葉之生與棘無涉且下云棘薪則又成

材時矣而凱風猶吹之豈亦慕初生之候與

羅瑞良引白虎通云景風至棘造實以為言棘心者乃其造實之萌芽是也如此則與七子有闗合詩所以徑

按母氏劬勞見其長養之恩勤耳

夭夭亦舒放茂長之意與桃夭同但以對下薪言則不妨從少取義且以見七子之自幼而壯皆賴恩勤為不忍忘也

棘至為薪可云成立然僅共爨燎則非材而已必兼二

義始與下詞旨合

魏風園有桃篇　此傳直訓棘為棗陸農師直以為酸棗蓋因上言桃不得不以棗為配耳愚謂國君即極儉嗇何至拾椽充饑豈有自取其棘實而以為供者說者因以傅會謂其安於儉嗇固陋而不知經制之大振起之謀如園桃以為殽園棘以為實且謂推其氣量所至必當以桃當肉以棘當殽其說益推真堪捧腹

秦風黃鳥篇　棘多刺亦惡木又卑枝易見非黃鳥安集之處

猶三良從葬不得其所所謂會見汝在荊棘叢中正此詩取喻之意耳

陳風墓門篇　取棘喻佗義自允合但鄭氏以斧析為誅絕之喻嚴華谷謂為良師傅教誨之喻則嚴說為長也

曹風鳲鳩篇　棘叶國取韻故鳲鳩及青蠅之說同更無深意蔡元度以棘之心赤外刺為四國求解則鑿矣且鳩子有七安知不各隨所飛而何元子必謂始之在梅者降而在棘以合曹地被分不能成國之說尤曲甚

小雅湛露篇　何元子謂棘有二此棘乃樲棘之棘也愚按樲棘無棘名說見前　且露無物不被正見其溥荆棘雖非美材與豐草亦相埒豈獨不應沐霑濡之澤而必易為樲棘耶或據本草謂杞未有無刺者故詩稱杞棘實一木與楚茨說同存考

小雅青蠅篇　棘與榛總以樊言傳說甚當亦不必訓刺人求合讒言也

榛

榛邶風簡兮篇榛陸璣以為栗屬其子小似柹子表皮黑味如栗陸農師謂其樹似梓羅瑞良謂其枝榦如木蓼葉如牛李色高丈餘子核中悉如李生則胡桃味膏燭又美亦可食噉又一種大小枝葉皆如栗子如杼子味亦如栗所謂樹之榛栗者其下云爰伐琴瑟是大木非榛楛之榛至女贄則宜兩者皆可用愚謂榛亦自有各種然皆有實可食不得以詩中所云別異同也羅氏說蓋本齊民要術令人辨味如栗為樹之榛栗之榛莖可為

獨為山有榛之榛通謂出自陸璣所云然正義引此數語他不槩見茲亦獨存正義所傳者以俟後

詞義以榛苓興美人二物皆山澤中之所有者故以喻西方之所思不必如傳作遵實資用藥物救患觀也讀詩紀云山則有榛隰則有苓惟西方然後有此人數語較淺合

鄘風定之方中篇　鄭氏因文順遞以六木皆為琴瑟用非是且琴瑟正不必泥通論云因桐梓以言琴瑟意主祝其久

居於此所植之木異時直可伐為琴瑟之用猶唐人詩種松皆作老龍鱗也下終焉允臧即其意非真欲伐之也孟子故國喬木可見喬木亦為故國之徵豈有伐之者哉鄭氏以為預備蘇氏謂種樹者求用於十年之後皆謂真欲伐之固矣

曹風鳲鳩篇　陸農師取每況愈下意謂榛卑於棘尤强解榛木亦髙尋大豈有比棘更卑之理若其果實雖有先後然詩祇以取韻非以為序也此亦如駉篇說馬習氣最

為可憾

小雅青蠅篇　榛亦以為藩只如傳解已足後之穿鑿者乃念及婦人所贄以生刺褒姒之説又因舊語謂榛木可為矢取備文武二義為讒人害善之興去詩人情旨遠甚

大雅旱麓篇　詩以草木興者殆半如必依周語韋昭註謂王者德及榛楛隂陽調草木盛則本詩葛藟柞棫且不勝其説矣彼自斷章取義安可據以為言耶此詩舊謂受祖之作當自推本先業以見其承藉之厚故即旱麓榛

楛為喻傳泥草木固未是鄭氏因草木及民亦覺無謂嚴華谷云山喻先祖麓喻子孫榛楛喻福祿似較切近榛訓為葴此說文誤語榛乃木名葴則矢名有杞柳栝棬之分何云榛即為葴耶羅瑞良因此說謂瑟彼玉瓚以下述文治之美而首章言武備誕矣且周之先世積德累仁並未嘗耀武也即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則弓矢斯張干戈戚揚公劉之篇有之而此詩並未一語道及乃取託興之榛楛而曰是武事之證可乎

栗

栗鄘風定之方中篇　栗髙二三丈葉似櫟花青黄色似胡桃陸璣謂五方皆有周秦吳揚特饒有莘栗輿栗芧栗諸種冠宗奭以為河北路有一種栗頂圓末尖謂之旋栗又西京雜記上林苑有侯栗瑰栗魁栗嶧陽栗之名蓋其類頗夥亦任地生但分佳醜大小耳陸農師以為味鹹為北方之果不知何據

廣雅釋芊為梟陸璣作芊以為出桂陽蔈生大如杼子

中仁皮子形色與栗無異蓋栗之一種也

鄭風東門之墠篇　栗對墠言明是表道之樹故以為近女子之家而心識之傳說是也鄭氏以為栗而在淺室家之內言易竊取故女以自喻此不可解詩但言栗之下有家室未嘗言家室中有栗且但言栗而已而必取其實與其味以為色喻是尤幻也至舊泥婦贄為說以為今方在門不待禮而相奔亦非作者之旨且念及備贄之禮尤不當作淫奔解矣

唐風山有樞篇 此以山隰之有興子有意自淺合必因他人入室句為山材為人所取用則蛇足矣栗瑟相叶如鄘秦諸風皆然此但趁韻無取義也何元子謂栗供籩實以興酒食之事義尤強合

秦風車鄰篇 羅瑞良說此詩以為燕秦千樹栗是其出處是也故蘇秦說燕文侯亦云北有棗栗之利阪漆隰栗舊以為上君下臣之喻以下有並坐文也或謂是伶工之輩與其儕侶並坐以供鼓瑟之事非君臣

於秦風亦似

豳風東山篇　鄭氏解栗為析義且云栗裂聲同此臆斷也從軍大役豈止析薪細事於義已不可通又書傳從未有謂析薪為裂薪者況裂是分崩義栗是堅密義二字迥別烏得以聲同混耶愚疑栗堅木不易朽故人或取以為棚架之類以苦瓜之繫度之則何元子之説得矣或云栗薪猶云堅木併不必作栗樹言亦通

小雅四月篇　羅瑞良謂西京雜記稱漢上林苑中有侯栗此

吳均之語不可取信是也然侯栗不獨見諸此廣志云栗有關中侯栗大如雞子又三秦記侯國出栗皆可證要是異種不應隨山有之仍以鄭氏語助為斷

栵大雅皇矣篇　釋木訓栵為栭郭璞以為樹似槲樕而庳小子如細栗可食鄭漁仲以為即茅栗也通志謂椽實之類今俗謂之為茅栗猴栗柯栗皆其屬愚按內則芝栭蔆椇並列諸果人君燕食庶羞用之陸璣亦謂栵葉如榆其名具在不可沒也以有栗名附見栗部中并述行

生為栵之說於後以俟斷者

先儒謂行生曰栵解之者以為灌栵並言灌非木名則栵亦非木名可知今字書以栭栵之栵屬屑韻音列灌栵之栵屬霽韻音例分為二亦本此說然釋木於菑翳灌三者皆釋其狀而栵别列不與三者同條又以下檉椐檿柘四木推之則亦各為一木名所不敢强斷也

詩識名解卷十三